

抽烟之于男人

■ 新华

抽烟之于男人，比如胡须之于脸面，有型，或恰到好处，就是一种气质；长得不是地方或者样子不可收拾，就是人生的败笔。

年纪越长，越想做型男酷男；阅历越多，越想以抽烟消遣人生。酒吧里、饭桌上少不得烟，缺了香烟的聚会是残缺的，就如去柳梢月下约会，却缺了女人。男人可以独处一室安静地抽烟，单单只为了平心静气，或者泄恨排忧，但这只限于平常。与熟人朋友一起于茶酒饭肆里相聚，或者想与素不相识的人套近乎，与心爱的女人约在一起尽欢，兜里没有20根香烟相随，多少有点心虚实。

朱自清的“抽烟论”极为经典，他的抽烟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而流传至今，那理论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趣味十足的话儿——“一支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小麻雀，也由它去。”据说朱在我的母校浙江白马湖春晖教书的过程中，经常因为缺烟而求上海、扬州的朋友远道捎来，且不论品牌口味，“烟好有好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之家。”大师说的是大实话！白马湖的旧文人中，携酒相欢时永远少不了烟。于是，“朱自清谈烟”也就成为随性、引诱、清淡的代名词。据说春晖园外与夏丏尊先生的平屋相毗邻的那进白墙灰瓦的简房里，雅兴的朱先生与烟酒诗文之友常沉溺于此，因此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白马湖散文流派”。踩着青石板的天井，绕过一株南天竹，对面就是先生的书房兼烟室，再往西走，走到尽头的地方有一张乌黑的木床，这是先生的睡觉之所，床前的杉木地板上也有曾被烟头烫过的痕迹，淡淡的，让人回味。

相较于白马湖文人的雅聚之烟，现在我们酒吧、餐厅、KTV抽的“应酬烟”所营造出的总是一种“醉生梦死”般的满足感。一根、两根，许多根之后，得到暂时的飘飘欲仙之快，烟如酒，亦会醉，醉了就索性让烟味牢牢地伴着肉体入梦，无关生死，却牵连着莫大的欲望。也许就因为朱自清那般的格调，朱自清的小屋才成为白马湖名人故居群落中最逍遥、最舒坦的地方。

但世俗而传统的观念是，经常喜欢抽烟的男人都不是理想的好男人，正如认为老是喜欢往身上喷浓艳香水的女人不是最理想的好女人一样。也有人说，社会在变得更加宽容，个性更加自由，为什么还有“禁烟令”之类的条框去深究抽烟的男人呢？一个抽烟的男人，偶尔在街边一个人静坐，于嘈杂的人流车流中点一根烟，看形形色色的人，或许是对过往最好的沉淀，对心事最轻松的释放。

出污泥而不染的男人，有吗？有！但一生一世不吸一口烟的男人，少有。不是所有抽烟的男人都是经不起诱惑的男人，但会抽烟一定不是做新好男人的标准。好男人不一定都去过酒吧和歌厅抽烟，但好男人，一定都在别的地方碰过烟。

我以前在北京，特别愿意去后海的酒吧里抽烟。喜欢去酒吧的男人，一定心底有些说不出的东西，比如伤痕，比如苦闷，比如落寞。有思想的男人，落寞的男人，到酒吧抽烟可以有种种理由，寻找刺激，寻求释放；迷离，解放；欲望，无望……一个举止端庄，生活目标明确的男人，才不会常在酒吧或者街角抽烟，即使他有再多挫折，迷离和伤痕。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生活如果有调理、心情又非常顺畅的男人，甚至可以永远不去酒吧这种喧闹而浮华的地方，他们在静夜陪着娇妻和乖儿一起看看电视，高兴的时候削个苹果，自己吃一半，爱人吃一半。

也有人说，男人有时抽很多烟，仅仅是因为太累了。“走了这么久，你累了没有？”或



许是那些偶尔抽烟解乏的男人的最好借口，但这绝不是一个男人常抽烟的理由。或许抽烟，真的能令人感觉自由，那种自由的感觉让人愉悦而放松。但人太自由了，就丧失了寻找生活规律的意念。

支持男人抽烟的女人，我想不会太多，但默认男人抽烟的女人也还是有的。为了去赢得男人心而容许男人抽烟，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那些亲手买来香烟送与男人抽的女人就是为了被男人喜欢。但一个聪明的女人，绝不会愚蠢到要在香烟中找到什么缘分与和谐。在男人吐出的烟圈中找到真关爱的几率，永远不及在王府井大街上漫步时踩到一堆狗屎。

常抽极品烟和女士烟的男人，或许很有个性。但太有个性的男人，不是很高贵，就很狡猾。偶尔被别人劝着抽了一两次烟的男人，比如一只船，是不幸被风吹离了岸，船在水中，总会有靠岸的一天。这类偶开烟戒的男人也一样，总有忘掉烟味、弃暗投明的一天。现实点说，男人最好的心态应该是平和与宁静。若一个男人事业和家业都已十分丰富，感情也一帆风顺，仍时常留恋香烟，这便

是一个好男人噩梦的开端。嗜烟的男人永远不要期望某一天可以控制住烟瘾，不要期望自己的自制力比“说好不骂人砸摊”的城管们高多少。

因此，男人如果已经有了一颗最宽容的心，而且婚姻幸福，收入不差，且已胸怀平淡过一生之心，那么你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便是不去抽烟，更不要允许你抽烟的女人为妻，而那种爱抽烟的女人，你应该看也不要去看她的。曾经抽过烟的女孩子不要轻易去爱，不和戒不掉烟瘾的女人谈感情，这是男人的恋爱准则。但反过头来说，哪样的女人才是真正适合你自己的呢？也许被烟雾所掩盖的倒是一颗美丽的心灵！女人值不值得你爱？还是需要男人掐了自己的烟头，好好地去审视她一番。

一个对人生怀抱希望和梦想的好男人，管你抽不抽烟，抽多少烟，管你的女人抽不抽烟，都应像沈从文那样，这一生中，只做最对的、最适合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抽过许多种类的烟，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烟标的“前世今生”

■ 李娟

随着收藏的大热，作为大众收藏的烟标收藏也迈进了新纪元。呼和浩特的烟标收藏家们带着自己的藏品赴会，参加了今年4月底的华北五省市第七届烟标交流会影响较大。收藏品鉴会邀请了烟标票证类的品鉴委员和收藏家们齐聚品鉴会现场，共同分享他们在烟标收藏过程中的故事，畅谈关于烟标的“前世今生”……

呼和浩特60年代的“忠”字烟标堪称精品

持宝人：马国宁（呼和浩特烟标联谊会会员、前呼和浩特卷烟厂厂长）

在此次活动中，一枚“忠”字烟标引起了在场专家的热议。对于这枚“忠”字烟标，马国宁介绍，这是他收藏的1969年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的“忠”字烟，这枚烟标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1969年4月1日召开“九大”，当时各个单位都要向党献礼，所以卷烟厂决定出一款“忠”字烟。于是他们的一个技术员单枪匹马地制作了这个“忠”字烟，当时让生产20多箱，可是因为没有原料，工人生产很费劲，总共才生产了不到两箱。正在这时中央下达指示，不允许各个单位向“九大”献礼，所以这不到两箱的“忠”字烟草就成了烟草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烟的品牌。

“因为马厂长的工作机会，所以很多烟标的信息来源都要灵通一些，比如这‘忠’字烟标，比如很有难度的打样标，这里面主要有一些打样烟标不好找，出一种烟标要做很多样子，最后由领导拍板选择哪种烟标，其他不用的样子，就是打样标，打样标因为太少见，所以真的很珍贵。”收藏品鉴委员会委员、前呼和浩特市烟标联谊会会长闫振忠说道。

专题烟标 烟标中的“黑马”

持宝人：王建中（呼和浩特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收藏家）

欣赏烟标谈毛泽东书法艺术，就是针对性的专题烟标，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书法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书法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些字样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提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东风压倒西风”这款烟就用到了这句话里面的“东风”二字。这个“为人民服务”就是呼和浩特卷烟厂曾经生产过的，选用毛主席语录里面的字，而“光芒”也是我们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的。还有这款“江山如此多娇”选用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里面的诗句。此外，“人民公社好”也是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的。

收藏品鉴委员会顾问、呼和浩特市收藏家协会会长王树田则表示，收藏烟标并研究烟标上的书法艺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作为纸质品的烟标，也是书法艺术的载体，所以主题烟标，也是烟标收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毛泽东的手记印在烟标上，烟标上所用的书法风格都是在标语中摘出来的，在历史上我们并没有见过毛主席给哪个烟草提过名、提过字，所以这也看出藏者的用心。

历史上的莆商：清代烟商徐年盛

明朝初年，政府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和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国势不断强盛，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日趋繁荣。开明的通商政策促使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迅速发展。据有关史料载，当时的烟草大量传入，在中国形成了烟草种植业，吸烟的风气也日渐兴盛，随之而来的是烟草工商业迅速发展。于是，烟丝加工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手工业，烟丝作坊迅速遍布城乡。这些作坊一般为前店后坊，大则一二百人，小则十几人，还有一些家庭型作坊。随着烟草贸易的繁荣，这些作坊不仅生产加工烟丝，同时也参与烟草买卖，对外也称烟铺或烟行、烟庄。工商的结合使得大批量生产烟丝成为可能，当时福建烟丝生产极为兴旺。其中，仙游烟草加工业在福建很有名气。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善化里乌台村（今大济镇西南村）一带农民种植从外地传入的烟草，并采用简单工具，手工操作，制作“条丝烟”，俗称土烟，在本县和毗邻地区行销。接着，乌石、万福、富洋、古洋等地的晒烟具有色、香、味俱佳的特色，名

扬海内外。清康熙年间，城关徐年盛在仙游、泉州、天津、烟台等地加工、经营烟丝而发迹。道光年间，烟商陈天高在城关创办隆兴烟行，年产烟丝万余担，销往江南各省。清代中叶始，仙游人在福州、泉州、南安、江浙一带几乎垄断烟草市场，形成“兴化烟帮”，仅福州的几家兴化烟铺，月销售烟丝量达30多吨；仙游县内各集镇烟丝月销售量达10吨。商贾徐太同在泉州开设“太同烟铺”，制作的“荔核”烟丝，销往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在福建烟草业的恢复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突出地表现在烟草业中出现了烟草买卖的中介人物，以及行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厂。福建烟草种植和烟丝加工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清代中后期，福建烟丝由于制作技术的考究，因而名品辈出，如闽南的“麟烟”、“赤厚烟”、因选料上乘，加工精细，配方特别，包装考究，在南方风行百年；仙游“徐年盛烟行”所产个游厚烟，不仅输入台湾，往北还打入北方烟草市场。

徐年盛（1655~1739年），清代福建仙游人，清嘉庆年间，任福建仙游知县，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参政，封一品大夫。

徐年盛在仙游、泉州等地经营徐氏烟行。后拓展经商渠道，率徐家船队，自枫亭、泉州诸港往来于台湾海峡，运销仙游土产烟丝、桂圆等，又将台湾的名优土特产运销大陆，沟通大陆与台湾的物产贸易；还航运烟草北上，至天津、烟台各埠经销。几年间成为巨富。发迹后为家乡兴办许多公益事业。修建东渡塔（址在今赖店玉塔村）、赖溪桥、双坑桥、金凤桥等。徐逝世后，清廷褒封为朝议大夫，在仙游城内建朝议祠和“荣可嘉”石坊各1座，以旌其德。

据史料记载：至嘉庆年间（1796~1820年），福建烟商的活动范围已达四川、江西、台湾、甘肃、河南、湖北、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等地；道光至光绪年间（1821~1908年），福建省从事烟草制作和销售的人员进一步增多，一些名烟行常雇工百十人，年产烟丝万担以上。随着烟草种植的社会化，到了清代前期，福建烟草业已形成在闽南以石码为中心的乌厚烟产区以及在闽西以永定、上杭为中心的条丝烟产区。与此同时，福建各地还派生出一大批既无厂房、又无店铺的行商小贩，他们属于中介人物，以贱买贵卖营利。

（据《渭洲日报》）

我与烟草一起走过的日子

■ 肖婷婷

在烟草公司工作已有十三个年头了。在这十三年中，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在这十三年中，我收获的不仅是日渐增长的知识和阅历，还有工作带给我的快乐和热情，我为自己是乐山烟草的一员感到无比的自豪。往事历历，恍如眼前，过去的一幕幕是那样清晰。

2000年初，初入烟草公司，在直营门市工作，那时的销售模式原始而简单，同时也繁杂而忙碌。经营户拿着许可证和现金上门进货。从收完现金装好箱，每户客户大概需要七八分钟的时间。进货高峰期，门庭若市，长龙逶迤。尽管门店人员忙得脚不沾地，但客户们仍然怨声载道，嫌我们动作慢，怨进货难。销售结束后，还要做好日报表才能下班，现金和销售对不上的时候更是着急。要是做日报表，晚上十点过回家是常事。最难过的就是收到假钱。我收到过三次百元假钞，心情郁闷极了但也无可奈何，只有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注意。直销门市的工作就是这样，简单繁忙，五味杂陈，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2001年开始访送分离，我成了一名访销员。在当时，我所在的市中区访销部共有18位访销员，每位大概负责120户左右客户。每天开完晨会，我都会拿着POS机穿梭于大街小巷，为所辖片区的每户客户做好订单，回来集中上传到销售系统，由配送部配好货后送货上门收钱。和门市销售相

比，上门访销不但快捷而且安全，便于集中管理，更使公司和客户贴得更近。有一天刚访完一半的客户，突降暴雨，客户完全没想到我还会上门，看到我湿透了的样子，客户感动得连忙去拿毛巾让我擦擦。有这么一份热爱的工作，有理解支持的客户，再苦再累我也觉得甘之如饴。上门访销的工作就是这样，钱潮有信，风雨无阻，用我们的脚步架起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桥梁。

2004年开始电话订货、网上营销。通过竞聘，我成为了订单部一名电访员，开始适应这种全新的营销模式。刚开始我完全不适应这种靠电话完成订单的方式，只能用舒缓甜美的声音和客户联系，偌大的订单部，此起彼伏的声音每天不绝于耳：您好，我是XX号电话订货员，请问您需要什么卷烟？都说人生如舞台，通过一根短短的电话线，也算是经历了人生百态，蛮不讲理者有之，脾气暴躁者有之，出口伤人者有之，等等不胜枚举。客户是上帝，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当面对品性各异的客户，任你怒你骂你横，我让我避我忍，以此来化解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真正使订单部成为烟草公司一个优质服务的窗口，让客户通过我们的声音感受到真诚贴心的服务。电访工作就是这样，重复枯燥，虽无风雨，却重任在肩，通过声波联系着千家万户。

2007年开始人力资源改革，打破身份界限，推进同岗同酬，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我们这些原来的“外聘人员”，真正成

为了行业的一员，收入逐年增长，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热爱这个温暖的家庭，它是我的避风港、安生立命之所。每当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班时，我都会骄傲的大声告诉她：我在烟草公司！

2010年，客户开始实行网上订货，这又是烟草行业营销模式的一次飞跃，而电访员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抉择。2012年，都说这是世纪末，而对我而言，这却是翻开新篇章的一年，由于工作需要，我成为了一名客户经理。尽管离家有几十公里，来回非常不方便，家人都劝我辞职算了，但我怎么舍得，我的青春岁月都在这个集体中度过，它对我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了。同事早已成为朋友，我的笑我的泪也早与这个集体共荣共生，要我离开它，等于要我抛弃我生命中的一部份记忆，抛弃另一部份的自己，我同它，不知不觉中，早已血脉相连。在我的劝说下，家人也只有同意，只是心疼我来回奔波辛苦。新的工作就是新的挑战，幸运的是我赢得了这次挑战。

这就是我在烟草公司的心路历程。这十几年来，我与它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这个行业的变化翻天覆地，凝聚着我们这些基层员工的辛勤汗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行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感到幸运。虽然我只是一名最普通的女职员，虽然我的力量很微薄，但我仍然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这个大家庭努力工作。

